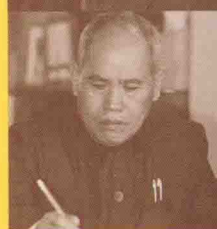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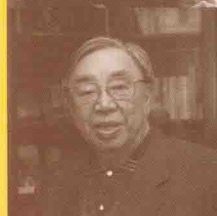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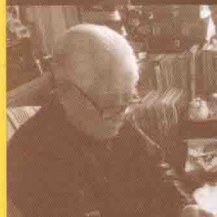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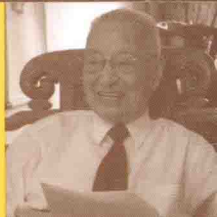




中医教育忧思录

——国医大师十老访谈实录

主编 王 群 夏文芳



- 袁沛然 中医人应“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
- 陆广莘 中医人要培养文化自信
- 唐由之 勤求古训 融会新知
- 颜正华 熟读经典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
- 周仲瑛 坚信中医，做强师资，弘扬文化，突出特色
- 何 任 仁心仁术，勤求古训
- 郭子先 学中医要广博
- 张灿理 笃行务本，安
- 张 琪 加强经典，重视实践
- 班秀文 学习中医，经典为根，文化为魂

中医教育忧思录

——国医大师十老访谈实录

主 编 王 群 夏文芳

副主编 王庆华 陶思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教育忧思录——国医大师十老访谈实录/王群,夏文芳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309-10294-9

I. 中… II. ①王…②夏… III. 中医教育-研究 IV. 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2392 号

中医教育忧思录——国医大师十老访谈实录
王 群 夏文芳 主编
责任编辑/陈麦青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9 千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294-9/R·1363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和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中医药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高等中医教育的快速发展。

近六十年来，高等中医教育已基本实现了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规模化、标准化和教育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较好地完成了与现代教育制度的接轨，应该说高等中医教育的成绩是显著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中医药院校培养的一些毕业生在继承和创新传统中医文化、在职业胜任力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这些也成为中医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带着对中医教育问题的关注，带着对国医大师们的无限敬仰，上海中医药大学王群教授领衔，严世芸教授、胡鸿毅教授等专家指导的《国医大师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课题组的十多位年轻教师，以口述实录方式，现场采访了十位国医大师。他们是2009年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评选的我国首批30位国医大师中的部分代表。这十位国医大师作为中医学界的权威和全国名老中医学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堪称

“国宝”级人物。他们大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接受过严格意义上的中医传统培养模式——“师承”教育，他们又是大多现代大学制度下发展成熟起来的中医教育家，是高等中医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国医大师是当代中医人才“为学、为人、为师、为医”的楷模，开展对国医大师教育思想的研究，是弘扬大医精诚的医术医德的重要载体，对中医药院校的人才培养具有良好的导向与示范效应。探究国医大师的成长成才经历对揭示中医人才成长规律和培养机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有助于解决当前高等中医教育面临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提升中医教育的有效性。国医大师们个个身怀绝技、满腹经纶，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医大师教育思想的研究就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

2011年间，《国医大师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课题组成员分赴北京、哈尔滨、济南、成都、南宁、南京、杭州、上海等地，面对面地采访了陆广莘、唐由之、颜正华、张琪、张灿理、郭子光、周仲英、何任、班秀文、裘沛然等10位国医大师以及他们的学术传承人，就中医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课题组用笔和镜头“原汁原味”地、生动地记录下了国医大师们的音容笑貌，记录下了国医大师们成长成才的奋斗之路，记录下了国医大师们对中医教育的无限关切、深刻忧思的拳拳之心，记录下了大师们对中医教育的真知灼见！于是，也成就了《中医教育忧思录——国医大师十老访谈实录》这部口述实录的报告文集。报告文集是对“国医大师”这一国宝级珍贵财富进行的深度挖掘和有效传承。

《中医教育忧思录》可以成为中医学子磨砺品格、激励成才的

励志之书，可以作为中医学子传承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等精髓的生动、鲜活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全国各高等中医院校人才培养的宝贵借鉴。

以此为序，以表达我对国医大师的崇敬之意和对中医药人才培养事业的关切之心！

陳凱先

目 录

序言（陈凯先） / 001

中医人应“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

——袁沛然国医大师访谈录 / 001

中医人要培养文化自信

——陆广莘国医大师访谈录 / 023

勤求古训 融会新知

——唐由之国医大师访谈录 / 043

熟读经典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

——颜正华国医大师访谈录 / 060

坚信中医，做强师资，弘扬文化，突出特色

——周仲瑛国医大师访谈录 / 078

仁心仁术，勤求古训，博采众长

——何任国医大师访谈录 / 098

学中医要广博而精深

——郭子光国医大师访谈录 / 120

笃行务本，安道求真，厚德怀仁，乐群敬业

——张灿珪国医大师访谈录 / 144

加强经典，重视实践

——张琪国医大师访谈录 / 165

学习中医，经典为根，文化为魂

——班秀文国医大师访谈录 / 183

后记 / 208

中医人应“以仁为本， 以礼为节，以义为衡”

——裘沛然国医大师访谈录



大师简介

裘沛然，原名维龙。1913年1月30日出生，浙江省慈溪市裘市村人。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医大师。

7岁入私塾读书，11岁师事姚江学者施叔范先生，1928年至1930年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以及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书籍，1931年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于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1934年毕业后至1958年先后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临诊之余，

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安徽中医学院顾问，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术顾问，是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的导师之一。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同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3年荣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2008年获上海市医学贡献奖，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曾主编的著作达40部。其中，《裘沛然选集》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一等奖，《中国古籍大辞典》获国家辞书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所撰论文30余篇，其中《疑难病症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曾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颁发的优秀论文一等奖。早年主持研究的“经络玻璃人”模型及脉象模型，曾分别荣获国家工业二等奖、三等奖。在教学工作中，裘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中医“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以提高教学质量。他终生研究儒家之学，其晚年力作《人学散墨》专门论述了如何做个“合格”人，为我们设计了走向未来的幸福之路：在“良知潜能”的主宰下，依靠“灵慧潜能”之创造力，发挥“感应潜能”的效应，进而通过“以仁为本”的全社会的道德建设，

和“以礼为节”的制度建设，辅之以“以义为衡”的利益调节。该书被学界称为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

被采访者 王庆其，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从事中医教学与临床研究，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裘沛然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全国中医讲师团成员。

李孝刚，男，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医文献、中医内科临床研究与编辑实务，现任《上海中医药杂志》专职主编，裘沛然名师工作室主要成员。

采访人 王庆华 夏文芳 张瑛 薛靖

时 间 2012年1月10日

地 点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804室

记录人 王庆华

整理人 薛靖

采访者：王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最近我们承担了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国医大师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旨在通过选取若干全国各地国医大师对其进行采访、研究，整理出他们的中医教育思想，以期对当前我校教育教学有所启示。二位老师是裘老学术经验的传承人，对裘老的思想有很多的了解。所以，首先想请您谈谈裘老是怎样走上治病救人的道路，哪些人、哪些事对裘老的成长有较大的影响？

李孝刚：裘老的叔父裘汝根先生精通针灸学，是广西名中医罗哲初的弟子。裘老幼年时上过私塾和国学专修馆，国学根底深

厚扎实，13岁时便在课读之余跟随叔父学习针灸，侍诊左右，开始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粗晓其理。其间还自学了诸子百家，涉及文学、诗词、历史，以及化学等自然科学，特别对化学充满兴趣，为此裘老买来当时新近翻译出版的美国化学教科书，购置了化学试剂和仪器，一边对照课本自学，一边做起了化学实验，探究其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对于裘老日后研究中药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裘老的青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一派主张把中国古代文化扫地以尽，另一派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这些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于是他锐志于医学，立志攻医济世。1931年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校坐落在上海老城厢内的石皮弄，环境幽静，校风严谨，教学规范，并有临床诊所，教师又大多是沪上名医大家。在这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中，裘老学习更为刻苦认真，为背诵中医古代典籍和中医学术理论，以及博览国学之经、史、子、集，经常“晓窗一卷，午夜一灯”。在校期间，裘老有幸在丁甘仁之长孙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得丁先生悉心栽培，虽只有短短3年，但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勤奋刻苦，再加丁师悉心指导，裘老在中医理论和临床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中的重要内容，都能背诵如流。还精心整理总结并用蝇头小楷抄录了十多种医籍和讲义，后来因为时代变迁，抄本大多都已经散佚了，现存的《读医抄本拾遗》已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这4本抄本均是70多年前抄录的笔记讲义。

裘老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以及对中医的悟性，对丁师的学

术特点、临床遣方用药规律，以及常用经验效方已经非常熟悉了。当年在侍诊之余，裘老还整理过丁师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以便记诵，一时在同学间传抄，作为临证之助。通过随师侍诊，裘老对丁师处方之精意，配伍之妙用，有比较深入的理解，获得丁先生的赞赏；又常请教于海上名家谢观、夏应堂、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得到诸前辈指教，受益匪浅，使医术日见长进。

采访者：听您这么说，裘老在读书期间就十分的勤奋、好学、优秀，那在成为一代名医大家的过程中裘老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裘老又是怎样面对的呢？

王庆其：裘老的从医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34年毕业后，裘老独自开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为民众解除病痛。但在行医之初也曾遇到迷惑与失误。那个时候，裘老也曾产生了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正如孙思邈所形容的“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不治”的骄傲情绪，以为挟此以游，便可天下走得。但实际临床的事实，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开始应诊时，确实看好过一些疾病，但随后出现的临床问题越来越多，在诊疗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疑难顽疾的病例，即使将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施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等也都悉数用过，可仍有不少疾病难以解决。那个时候，他遇到病人有些怕了，因为病人特别相信他，就盯住他看，而他常常束手无策弄得很尴尬。于是裘老的困惑怀疑由此而生，怀疑过去读的书都是不切实际的，中医的理论，他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开方用药，也可以丝丝入扣，如果绳以中医一般习用的理论和常规的治法，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临床疗效总是不理想，这是为什么？他当时开始对中医的价值产生怀疑，怀疑中医理论是否会臆测的玄学，是否真有指导临床价值，怀疑几千年前产生的中医理论是否早已过时，怀疑古代

方书，药籍及医案医话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甚至对中医临床价值的信心也有些动摇。于是一度转向学习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和生化等知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钻研，又经过临床的实践验证，他逐渐发现西医分析病原病理，诚然清清楚楚，条理井然，还可以从实验室验证，但从临床用药的效果来看，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尽管诊断检查的仪器设备新颖精密，而最后落实到治病还是效果不显。于是裘老当时对西医也没多大信心了。

正当处于徘徊、困惑、忧虑之时，裘老决定再回首，重新审视中医学的理论和证治方药，他回忆起过去学医时的情景，曾亲自看到海上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治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他反思而省悟：“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从此，又步入艰辛的探求之路，他充满自信重学中医经典，尤其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下苦功夫深入钻研。他仔细分析比较各家注释之说，斟字酌句体会仲景之原意，才逐步掌握张仲景的方药证治法则，以及方药加减变化的细微妙法；为了更全面认识中医的学术理论，他还以继承、渗透、发展的视角，全方位探索中医历代学术发展的轨迹，以寻求历代名家学术思想的真实内涵以及对临床的指导价值，并且逐一分析研究名医医案，从中撷取精华和良方。他系统研究孙思邈《千金方》中近6000个处方，将其投方遣药的特点总结为：简洁平正、奇崛跳脱、杂而有章。通过比较与分析，深知孙氏某些处方看似“庞杂繁乱”，实际正是其奥妙之所在，体现了“反、激、逆、从”的妙用。因此，裘老在治疗重症顽疾时，多效法孙思邈，以杂而有章或复方轻剂组方，或以奇特配伍之法而屡起沉痾危疾。通过学习、反思、再学习，实践、反省、再实践，

这种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以及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临床治疗疑难重症顽疾的方法日益增多，娴熟于胸。这正是他的成功之本，终于使他成为一代名医大家。

采访者：裘老他们这一辈中医，许多人走上医学道路主要是靠家传或师承的，不知裘老生前是如何看待“师承”教育和现代大学教育的？

李孝刚：裘老自身既得到家传，又受到过正规学校教育。裘老也多次提出，师承教育和大学教育两者各有其长。

裘老认为：师承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理论比较扎实、临床经验比较丰富、老师的精华学的更具体些，能够把一些中医名家的学术特点继承下来，然后再加以发展。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师承教育是一对一或一对几的教学，老师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学生的水平，老师的学术专长也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学生传承为专长，老师的局限也可能成为学生的局限，因此，这样的中医教育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对中医人才的需要。

对于大学教育，裘老认为：学生接受的是较为全面的，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的教育，接受的是大学师资队伍的整体教育和培养，因此，学生的知识面会比较全面和系统，这无论对学生的中医知识的积累，还是科研思路的形成发展，都是比较有利。裘老也曾经说过：如果以后条件成熟的话，中医人才培养一定要将师承教育和大学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更为优秀。

师承教育可以选拔一些基础特别好，能力强，知识结构，能力结构都比较综合的人才，而不完全看文凭的高低，还要选择一些“偏才”，比如有人做手术特别好，有人文学功底深厚，对中医很有兴趣，善于独立思考，选拔这些人进行培养，比较容易成才。

采访者：裘老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半个世纪，他的学生、他指导过的人现在大多活跃在医疗、教学的各个重要岗位上，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两位老师跟随裘老都已经有几十年了，裘老在教学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哪些方面对你们影响比较深？

王庆其：裘老1958年受聘进入我校从事教学工作，那时学校刚刚创立，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带领针灸教研室老师，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4年中主持编写出版了6种针灸书籍，既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又为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裘老对教学注重启发式授课，形象化教学，以及临床实践指导，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颇受学生欢迎和称道。他还带领教师们一起创制了“针灸玻璃人”模型和脉象模型，提高了课堂形象化教学的效果，并为以后的中医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创造性的制定了“三基”训练，就是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做了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其目的还是在于着重加强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

裘老授课最大特点是理论丰富、知识面宽、善于融会贯通，又多独到之见。在讲授中医基础理论、经络学说、各家学说等课程中，常有许多艰涩难懂、疑难深奥的理论和术语，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来分析表达，由浅入深，层层剖析，使学生加深理解和掌握要领。对于高层次的进修生或研究生，裘老的教学方法多采用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在授课中以引经据典为主，并尽量引用与此理论年代相近的资料来分析解释，他所引用的文献之丰富，脉络之分明，使学生收获颇丰，无不惊叹他的博学多智。而对博士生的教学和培养，主要是指导如何掌握学习与研究万法，针对

不同对象的教学，同中见异、各具特色。

裘老非常注重医案教育。他一直要求我们多看医案方面的书，学习医案可以把别人的经验消化变成自己的经验。初学者可以从最简单的医案看起，边看边思考边比较，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该用什么方法治疗呢？通过比较，就能找出差距，使自己的临床水平得到提升。医案书很多，每个医家的特点不同，方法也不同，所以看的多对自己会有所帮助。

裘老从事中医教学几十年，他传授知识的方法除了课堂讲授、临床带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以“漫谈”方式跟我们交流，这样的教学方法对我们特别有帮助，印象深刻，理解透彻，一辈子受用，这是我们学生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采访者：你们各家学说教研室一直以来人才辈出，这是否跟裘老注重传、帮、带，注重青年教师培养有关？

李孝刚：是的，我们教研室有个优点就是团队精神比较好，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如果今年安排你上课，你就专心上课，别的事情就不用分心；其他人就每天备课，不断充电，充电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做了教研室的基础工作，进行了资料的积累。当时教研室刚刚成立，裘老作为教研室的总“设计师”，我们经常到他家里汇报工作，常常谈到深更半夜。在不拘泥于谈话主题的轻松氛围中，裘老常常道出他的肺腑之言与精辟高论，通过谈话与交流，我们感受到他的为人之道与治学方法，领悟到他的学术观点和临证经验。

我们个人的进步和裘老的培养和教导更是分不开的。裘老通过让我们“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指导我们学会看书、找资料学文章、写书。有一件事情，知道的人不多，但对我整个成长影响比较大。1979年我在文献所跟着裘老，裘老将他写好的一本书的

初稿让我们重新修订，那时的我刚毕业，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做，裘老什么都没跟你说，就让你看所有的稿子，所有的资料。看一遍，只觉得深不可测，看两遍，看三遍，看了一个半月，虽然他几乎没有跟你说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就是在教育，边学边干，在干的时候学，学会独立思考，独立操作，就会慢慢掌握。在裘老的要求下，一个半月里要建立100多个外感病条目的资料袋，哪个条目的资料不足，就要补齐它。当时我们刚刚毕业，读的中医文献还很少，就只能从书柜里找，图书馆里找，先把资料充实起来，再按照他的写作要求，写作体例的模式，一点点的做起来。裘老会一条一条看，每份资料、每句话都要言之有据的，逐条指出，好的就通过，不好的重写，我们自认为已经做得很完美了，但裘老常能一针见血指出不足，切中要害。

另外，裘老会指导我们在写文章中如何从文献中选取精华的东西为我所用，怎样应用，这都是有技巧的。比如需要应用《景岳全书》中有的总结的很经典或有惊叹号的话语，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非常好的总结千万不要直接用双引号引用，而要把它变成经过你消化的自己的语言，否则论文的质量就降低了，如果将其转化为经过你的消化的语言漂亮了；二是对于文献里那些带有惊叹号的语言，必须要引用，因为它比现代文献的表达绝对要精彩。裘老的文章写的好，条理清楚，都和他对文献资料有一个吸收消化的过程分不开的。这样经过提炼的文章一看就是条理清楚，立意比较高，文献引用的比较好。裘老就是这样手把手地教我们年轻人做学问、搞教学。

采访者：裘老一生博览群书，并且非常有心得，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李孝刚：裘老谈到过，中医书籍浩瀚渊博，品种逾万，卷数